

东瀛访书散记

赵前

应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邀请，我于2007年12月12日—18日参加“中国东南部的出版文化与日本”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宣读了题为《谈谈新发现的宋刻本〈南岳稿〉》的论文，该篇论文已被翻译成日文，将收入此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中。

在日期间分别走访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见下图）、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并阅览了部分珍贵古籍。在京都参观了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举办的敦煌文献展以及东寺、东福寺等名胜古迹。



12月14日上午，按照会议的日程安排，我们走访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宫内厅书陵部珍藏着大量的中、日古籍，如果要阅览宫内厅书陵部珍藏的古籍原件，必须提前预约，提出申请，待同意后才能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前去阅览。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坐落在东京市中心的皇宫内的天守阁遗迹旁。在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高津孝先生和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尾浦晋先生的陪同下，

我与北京大学教授沈乃文先生一起来到宫内厅书陵部，经过存包、洗手、换拖鞋等程序后进入阅览室，在阅览室一旁的桌子上放置一台消毒机，看书的读者不仅要用清水洗手，还需要用酒精再次消毒。这台消毒机的原理与宾馆饭店里的光感水龙头的原理相同，只是喷出来的不是水而是酒精。宫内厅书陵部的负责人中村一纪先生令其助手为我们提供了他们珍藏的中文古籍。

从10:20—11:40，我先后阅览了宋刻本《太平御览》第198—205卷、宋刻本《尚书正义》第1卷、明正统道藏《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以及书陵部著名藏品《寒山子诗集》等。宫内厅书陵部收藏的宋刻本《太平御览》和宋刻本《尚书正义》，是非常罕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版本，国内不见著录，我也是第一次有幸目睹。故记录如下：

一、宋刻本《太平御览》（第198—205卷）一册，该书13行22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鱼尾下有“览×××”字样，次为页码，再次为刻工。参加本册雕版的刻工有：王重一、王重二、王龟、单阿回、张丑师、王麒、单阿亥、王阿杏、宋成小、袁宜、何兴、宋圭、赵十五、任宏、杨五、冯五、任通、谢忠、李瓊、

兹仲、杜俊、任纯、宋庚、袁定、赵丙等。避宋讳：玄、炫、弘、殷、匡、胤、恒，“桓”字不避讳。另钤有“金泽文库”长方墨印。这册《太平御览》是南宋蒲叔献刊本。经查，知该书末有蒲叔献的跋，称：“祖宗圣学，其书之大者有二，一曰《太平御览》，一曰《资治通鉴》。《通鉴》载君臣治要之安危，天人庶证之休咎，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端，无一不备。而其书工传於天下久矣。《太平御览》备天地万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乱兴废之由，道学性命之奥。而往以载籍繁夥，无复善本。惟建宁所刻，多磨灭舛误，漫不可考。叔献每为三叹焉。洪惟太宗皇帝，为百圣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古今集斯文之大成，为天下括事理之至要。四方即平，修文止戈，收天下图书典籍，聚之昭文、集贤等四库。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李昉、扈蒙等十有四人編集是书，以便乙夜之览。越八年十有二月庚辰书成，分为千卷。以《太平御览》目之，所以昭我皇度光阐大犹者也。圣学宏博，皆萃此书，宜广其传，以幸惠天下。况吾蜀文集，巨细必备，而独缺此书。叔献叨遇圣恩，且将漕西蜀，因重加校正，勒工镂版，以与斯君子共之。以推见太宗圣学之所从，明我宋历圣相承之家法，补吾蜀文献之阙，而公万世之传云。庆元五年（1199年）七月日朝请大夫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兼提举学事蒲叔献谨书。”由蒲跋可知，该书刻于四川，完成于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蒲叔献刊本国内不见著录，日本尚存残卷二部，一藏于宫内省图书寮，一藏于京都东福寺。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太平御览》原为日本金泽文库旧藏，后归相国寺、枫山官库等收藏。民国24年（1935年），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三编》，将宋刻本《太平御览》影印出版。在影印本后有牌记题：“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东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藏宋刊本”，其中“日本帝室图书寮”当指现在的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日本帝室图书寮”为宫内厅书陵部旧称。此册宋刻本《太平御览》当已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中。

二、宋刻本《尚书正义》第1卷，该书15行24字，白口，左右双边，参加本册雕版的刻工有：王政、施章、吴珪。王政、施章、吴珪等人，是南宋初期杭州地区的刻工。经查，施章、吴珪都参加过《旧唐书》、《陶渊明集》、《文选注》等书的雕版工作，此外施章还参加过《尔雅注》的雕版，而吴珪则参加了《资治通鉴纲目》、《杜工部集》的雕版。该册《尚书正义》避宋讳：玄、弘、慎等字。宋刻本《尚书正义》国内仅国家图书馆藏有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该书为8行19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其中卷7~8，19~20配日本影宋抄本。有光绪10年（1884年）杨守敬跋。民国24-25年（1935-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该书影印出版，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中。2003年5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再次将此书影印出版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中。而宋刻15行本《尚书正义》，国内没有收藏。

我们正准备离开宫内厅书陵部时，原供职宫内厅书陵部的吉野敏武先生得知我们造访，特地从家里赶来，将其著作《典籍之装帧与造本》一书赠送给我们。吉野敏武先生是宫内厅书陵部古籍修复部门的负责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长达40余年，是日本古籍修复业内的知名专家。

从宫内厅书陵部出来，我们一行又来到国立公文书馆，这里正在举办馆藏文书的展览，来这里参观的人很少，也许展出的藏品离现代生活比较遥远吧。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是，2007年10月2日至10月21日，国立公文书馆刚举办了名为《平成19年秋季特别汉籍展》，在这个展览中，共展出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古籍52种，中国宋、元、明不同时期的珍贵古籍有38种，其中被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有12种。这12种宋、元时期的珍贵古籍是：元至治刻本《全相平话》、宋绍兴刻本《庐山记》、宋刻本《东坡集》、宋刻本《类编增广颖滨先生大全集》、宋高邮军学刻本《淮海集》、宋刻本《豫章先生文集》、宋刻本《平斋文集》、宋刻本《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宋乾道五年刻本《钜宋广韵》、宋刻本《周易新讲义》、宋刻本《史略》、宋刻本《子略》。我们虽然无缘看到国立公文书馆展出的珍本原件，但是应该庆幸的是，我们得到了此次展览的图录。

12月15日上午，我们应邀来到京都国立博物馆，在学艺科企画室负责人赤尾荣庆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馆藏部分珍品。其中中国宋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的书法作品以及日本平安后期（约12世纪）的泥金银写本佛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中午刚吃过午饭，赤尾荣庆先生得知龙谷大学正在举办古文献展览，问我们是否愿去参观，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何乐而不为之？由于下午还要参加学术研讨会，我们只能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走马观花的参观了一下。但是这个展览还是引起我的兴趣。在不大的展室中展览着一些日、汉珍贵的古籍与书画。在展室的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组展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的敦煌遗书。众所周知，1910年至1914年，日本西本愿寺的大谷光瑞，曾组织探险队到中国的新疆、甘肃等地，收集了很多敦煌吐鲁番文书。龙谷大学隶属西本愿寺，因此不少敦煌吐鲁番文书现在就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这次展出的敦煌遗书当是该校的收藏品。就其展出的敦煌遗书内容而言并不稀见，主要是佛教文献。但是该校在展览中，结合展品利用高科技仪器，检测有关文物的纸张特性，纸张成分等，使我耳目一新。展览中，人们可以看到展品纸张纤维放大100倍和500倍后的照片图版。使观众通过展览了解到敦煌遗书用纸的情况。此次展览的敦煌遗书，其用纸可以说丰富多彩，不仅有我们已知的麻纸、皮纸，这些在敦煌遗书中常见的用纸，而且还有竹纸和混合料纸。也许我孤陋寡闻，从不知道敦煌遗书的用纸竟然有竹纸。但科学毕竟是科学，在放大了100倍和500倍的照片图版上，竹纸的纤维清晰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给我一个启示，用竹纸抄写敦煌遗书，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是当时有人将竹纸从南方贩运到敦煌地区；其二，是当时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来到敦煌的人们将抄写好的佛经从南方带到敦煌。另外在不损害敦煌遗书的前提下，用高科技的手段将其纸张成份搞清楚，对修复敦煌遗书也是非常有益的。我认为，在大力提倡保护古籍的今天，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7年12月18日，我与北京大学教授沈乃文先生由东京乘机回国。一周的东瀛之行虽然短暂，但所到之处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在日本看到的珍贵古籍，使我久久不能忘怀，故撰短文，以誌此行。

参考文献：

- 1、戚志芬：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御览（国学论坛网）
- 2、严绍盪：日本寺庙藏汉籍珍本书追踪纪实（中华文史网）
- 3、李际宁：访日随笔（国图网·文津流觞）